谈崔白的花鸟画艺术

梁济海

崔白是北宋中期杰出的花鸟画家。《宣和画谱》说："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式。自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可见崔白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地位之重要了。

崔白在花鸟画上有哪些创新和成就？在风格上和黄派花鸟画有什么不同呢？宋·郭若虚曾从体制和题材方面说明他的艺术特点："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赡，作用疏通"，"虽以败荷芦雁得名，然于……山林人兽无不精绝。"所谓"体制清赡，作用疏通"，就是说他的花鸟画在格制上比较清淡雅逸，务去华藻，在笔墨上比较疏放洒脱，无斧凿痕。他不墨守成规，善于通变，与当时盛行的惯于画宫苑中"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翎毛骨气尚丰满"、笔墨工致的"黄家富贵体制"大异其趣。

画史关于崔白和黄筌父子的风格体制都说得比较简单，如今只能将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加以对比分析，才能对他们的艺术面貌了解得更清楚一些。黄筌父子的作品，现在众所公认的有两幅：一幅是故宫博物院藏《珍禽图卷》（绢本设色），是黄筌为儿子居宝画的习画范本；一幅是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轴》（绢本设色，现在台湾）。崔白的作品，现在能确认的有三幅：一是《寒雀图》，藏故宫博物院；另外两幅是《双喜图》和《竹鸲图》，都是巨幅立轴，现在台湾。这三幅作品均为绢本设色，都是崔白的精心之作。

首先在笔墨技法方面把这些画作一比较。笔墨技法作为艺术创作的手段，是在画家对生活对象深入观察体会和对生活的审美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离开了它，形象的塑造、主题内容的表达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都无从谈起，因此不能忽视它。从黄氏父子的《珍禽图》和《山鹧棘雀图》的花鸟形象，可以看到用笔是极其工整规范的。禽鸟的形状和毛羽都用均匀精细的线，毫发无遗、一笔不苟地画了出来，然后施以色彩，是典型的工笔勾勒填色画法。即使山坡石头，也都是勾出轮廓，再用不同的墨色染出坡石的明暗体状，几乎看不到皴擦的笔迹。从《山鹧棘雀图》的设色，可以看出黄派的色彩是很浓艳的。用这样工致的笔墨描写花鸟，的确达到了精细逼真的程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花鸟的神态。但使人总感到，不管是黄筌画的范本，还是黄居寀的创作，由于过分刻意求工，在用笔上多少有些拘谨，花鸟的形象显得人工刻画之迹太重。

从崔白的《双喜图》、《竹鸲图》和《寒雀图》三幅作品，可以看到他的用笔用墨，与黄氏有很大不同，他的笔墨线条，有粗细劲柔、浓淡乾湿、锐利顿挫的变化，能表现出花鸟的质感、量感和运动感。在《双喜图》（图一）中，鸟的翎羽、枯叶的叶脉和竹子的细梢都用劲秀的线条双勾出来，虽工细但不板滞。画山坡却用圆笔侧锋，把线与面、皴与染结合在一起，很有点象李成、郭熙的画法。《竹鸲图》里的白鸲用笔较简